

不再剪纸的剪纸之乡

红高粱，曾经一度是东北乡，是高密象征。如今这里虽早已寻觅不到火红的高粱地，但一路上成片绿油油的菜地，和农民晒在地上金灿灿的玉米棒，仍能显示出这片土地的原生态和富饶。

高密剪纸的主要发源地在潍河东岸，即今之井沟镇、柴沟镇。自明初至今，潍河东岸近百个村庄，几乎村村有剪纸能手，多数妇女有剪纸手艺，甚至有些男人也剪纸不凡。今井沟镇河南村的范祚信，柴沟镇前曹戈庄的齐秀花已成为高密剪纸艺人的代表人物。

沿着一片晾晒着的玉米，记者走进了东李家村。作为非遗剪纸基本用材红纸基地，现在的东李家村几乎已经看不见剪纸的踪影，仅剩的只是跟所有农村一样的门上的对联和福字。

78岁的仪老太太是从一里多外的仪家村嫁过来的，她年轻的时候，东李家村大多数人都会剪纸，甚至她的娘家那边，也有不少人会剪纸。而几乎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，都会在窗户上贴上剪纸的窗花。

仪老太太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在家种地，一个在村头做着年画的小买卖。之所以是卖年画而不是卖剪纸的原因，是因为儿子根本不会剪纸。其实，即使在整个村里，会剪纸的老艺人都已经找不出几个来了。

以前，窗户都是纸糊的，在上面贴上剪纸，显得喜庆，也丰富了单调的农村生活和风景。但是，不用说现在，就是上去十年，这个村里就已经找不到哪怕一块纸糊的玻璃。一面面玻璃窗，窗明几净，往上面贴剪纸的“煞风景”之举，自然再也无人肯做。

“贴上了就不好弄，不容易擦干净。”仪老太太的想法，既然换了玻璃窗户，剪纸就不用再往上贴了。在记者询问剪纸的基本用材红纸的时候，仪老太太往西一指，“你们去西李家村找找吧，他们那边有。”

高密剪纸艺术源远流长。根据史籍和民间传说推断，高密剪纸艺术约产生于蔡伦造纸后的东汉时期，发展兴盛于明初。东汉流行厚葬之风，剪纸的最先雏形是办葬事所用的“纸钱”、“招魂幡”等。根据需要，其用途逐渐扩大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，花样百出，技艺越来越精巧。明初，大批移民来到高密，带来了各地不同风格的剪纸艺术，精湛技艺熔于一炉，铸就了高密独具特色的剪纸艺术。

高密剪纸常用夸张和拟人的手法来创造形象，特别是表现人们所喜爱的动物植物。如顽童骑在鸡背上的《童骑雄鸡》。老猪气喘吁吁地拉着大车走的《老猪拉车》，毛猴翘着二郎腿、口含烟管、装模作样的《猴子吸烟》，还有《牛耕地》、《闲牛倒嚼》中的老牛等，都具有夸张而不失真实，想像奇特但在情理之中的艺术特色。

“茂腔”的坚守

在高密还流行着一种地方剧种，后被称为高密的“主旋律”。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多好此剧。

在方言义有家里就有数十张茂腔光盘，没事的时候泡上一壶茶水，把碟片放在VCD里听上一段，不少片断还会跟着哼唱。

茂腔这一地方剧种自产生、流传、发展至今，虽历经数百年，但名称确定的较晚，1954年，华东地区组织戏剧观摩演出时才由组委会正式命名为“茂腔”。此前，人们多称



高密泥塑艺人聂希蔚在给泥老虎上色。

在《红高粱》里，莫言曾经这样形容高密的东北乡：“这里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，最超脱最世俗，最圣洁最龌龊，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，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。”短短的几句话，为人们刻画出一个个极有个性色彩的高密乡村。

如今，随着和外界的交流日趋频繁，莫言笔下的东北乡早已发生巨变，虽然很多人更愿意留住她原来的模样，但刻意为之的文化保护，却远远抵不过文化变迁的自然力量。

无论如何特色差异的文化，

总会在信息冲击中慢慢消散

挡不住的变迁

本报记者 周锦江 赵磊



高密民艺四宝之茂腔。

作“周姑子调”或“肘鼓子戏”、“冒腔”等。由于该曲调的明显特点是尾音“打冒”，“冒”与“茂”音同，取“茂”是愿该戏发展茂盛。因此将其名称定为“茂腔”。

“云秀英下马站在路旁，一伸手拉住了我的八郎，拉住了我的将军杨八郎，咱朝的事情对你讲讲……”每逢周一、三、五下午，在高密市小康河边上经营布店的李桂彩都会放下手里的生意，雷打不动的与茂腔票友们一起排练节目。熟悉她的人都知道，之所以为爱好好连生意都撂下，都是因为她心中那剪不断的茂腔情结。

对今年62岁的李桂彩来说，她人生中最得意的事情有两件，一是做衣服、经营布店，二是唱茂腔。前者让她发家致富，后者让她心灵愉悦。说起李桂彩与茂腔的缘分，还要从她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说起。

李桂彩的老家是高密市井沟镇尹家庄村，她的童年和少年正赶上全国困难时期，由于家里姊妹多，经济拮据，她一天学也没上过。但天资聪颖，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劲头的李桂彩，从小就显示出了对茂腔的浓厚兴趣。“那时候俺家旁

边就挨着戏班，一得空我就跑过去看人家排戏。别看我大字不识一个，但那些戏词我听几遍就能记住，加上我有一副好嗓子，戏班的老师也都喜欢教我。”李桂彩告诉记者，尽管很喜爱茂腔，但迫于生计，16岁那年，她学起了服装裁剪。“我一个亲戚到青岛学习过，没事我就跑去看她剪裁、画图，然后回家琢磨。”就这样靠着自学，她学会了量体裁衣。刚开始，她免费帮邻居做衣服，凭着心灵手巧，李桂彩做衣服的水平越来越高，来找的人越来越多，很快成为十里八村的红人。

结婚的时候，丈夫买了台旧缝纫机，让李桂彩高兴了好一阵子。婚后的李桂彩除了拾起做衣服的老本行外，还和丈夫一起在乡间集市上卖起了布匹，靠着敏锐的市场嗅觉和经营头脑以及吃苦耐劳劲儿，刚过而立之年的李桂彩就收获了创业的第一桶金。1991年，李桂彩把家搬到了城里，先后创办过缝纫学校、租赁柜台卖过布匹，生意都做得风生水起。后来，她用多年的积蓄在小康河边买下一套门头房开起了布店，历经16个年头，一直经营到现在。

多年来，为了生计李桂彩虽然不得不放弃了成为茂腔演员的梦想，但心中的茂腔情结却一直不曾放下。“茂腔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后，市里重视了，民间唱的多了，我心里也开始痒痒了。没事就哼两句，也和一些茂腔票友们凑到一块练习，老伴和孩子都很支持。”2009年，李桂彩在儿子的鼓励下报名参加了高密市第二届茂腔电视大赛，凭着优美的唱腔和过硬的表演手法，她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决赛。虽然因为其他事让她错过比赛时间与获奖失之交臂，但那种舞台上的感觉让她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。从那以后，她一有空就找上茂腔票友们，一起过把戏瘾。连裁衣服、卖布的时候都忍不住哼唱两句。

2011年，李桂彩报名参加“夕阳红金蛙杯·国际艺术节系列大赛”。她为参赛做了精心准备，不但登门拜访了高密茂腔前辈崔桂英，还自己设计了参赛服装。通过海选、复赛，她硬是把高密茂腔一路唱到北京，并获得比赛的最高奖——金蛙奖，成为大赛上的“草根”明星。李桂彩说，获奖虽有点出乎意料，但茂腔带给她的快乐却是实实在在的，

“一些文艺演出活动，即使搭上功夫、没有报酬，我也乐意参加。等过几年我不开布店了，就到外去唱唱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图个乐呵。”

现任市委、市政府领导对于茂腔的保护发展更加重视，制定优惠政策，为剧团发展保驾护航。最近，又组织专业人员创作以除氟改水为主要内容的大型现代茂腔戏。特点即优势，高密茂腔剧团凭着自身的优势，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中打出了品牌，赢得了声誉，常演不衰，平均每年演出数百场，并将26出茂腔戏制作成光盘在全国发行，很受群众喜爱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高密文广新局局长邵春生说，现在高密还选出40名少年在潍坊艺校专门学习茂腔，并联系高校让孩子们学习文化课。保守估计茂腔可以在50年内不失传。

刻意的保护

难挡文化交融的力量

严格来说，高密文化从大的范围来说属于齐鲁文化、孔孟文化、儒家文化。但是由于地理原因，也造成了各个地方的民间风俗、民间文化的细节差异。

高密不仅仅是和青岛不同，和胶州都不同，例如口音都不一样。在节庆方面，还有婚丧嫁娶等民间风俗、文化的细节方面，都有一些不同。莫言提到，曾看过一个语言学家的分析，越是交通不便的地方，方言越多，语言种类越多，就是一个族群一个族群地都在各自慢慢发展自己的东西。而随着交通日益便利，信息发达，人和人之间的交往、人们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，这种过去发展起来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就会逐步地被同化掉。

莫言认为文化中的风俗这种东西的形成，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——封闭、交流少。现在很多有识之士在呼吁保护文化的差异性，但是这种保护是人为的，不论花多么大的力度，也不如自然形成的那么有力量。

“按说，高密从地理上来讲和青岛距离一百多里路，很近，但是30年前，50年前，很多村里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村庄，县城都来不了，青岛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遥远的存在。村子里在上世纪60年代只有一个人到过青岛，去了一趟青岛成了他半生的荣耀。一坐下来就要给我们讲他去青岛的经历：他能把高密到青岛火车站的站名倒背如流，背过来再背过去，我们都感觉这个人真是了不起。他上过楼房，我们没见过楼房是什么样子；他见过公共汽车；他见过海边四季常青的冬青，这都是他的资本，不断地和我们炫耀。”莫言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故乡。

他担心，现在交通如此便利，再产生高密泥塑、高密剪纸等地域性的文化成果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将来大家可能都一样，从服饰、口音等方面都会慢慢地变得一样。

莫言在一次采访中提到，民间戏曲，高密有一个茂腔，那么这个茂腔为什么在高密这个小的区域存在？胶州也有茂腔，青岛也还可以听，也有观众群。但是现在这个小的戏种无论你花多么大的力度来保护它，它也就是作为一种文化化石而存在。因为观众没有了。一个戏曲如果没有观众的话，它是没有生命的。政府只能花钱来养着它。但是养着它，它等于是没有生命的。演员如果不能和观众产生一种交流，没有舞台上和舞台下的那样一种情感的密切的交流，这样的戏，它是为演而演，所以很多文化的东西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，留也留不住的。